

【编者按】

晚清民国的大变革时代，中国出现不少大才子，如写《少年中国说》的梁启超、写《革命军》的邹容，引领新文化运动的胡适……而在惠州，也有一位大才子。东坡是惠州的文化名片。

谈起东坡给惠州发展带来的变化时，人们会脱口而出“一自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”，但很多人却不曾知道这句话出自何处？谁之手？此诗是为《东坡白鹤峰故居诗》的头两句，作者是惠州才子江逢辰，作于清光绪十九年(1892)，那一年，江逢辰33岁，已经是才华横溢的年纪。此外，坊间流传有江逢辰孝敬母亲的故事，称为江孝子传说，老惠州人时常给予子孙辈讲述江孝子传说，以告诫他们要懂孝道，知礼节。但可惜的是，惠州西街江逢辰故居、西湖丰渚园江孝子亭、紫薇山江逢辰墓等遗址却在逐渐淡出惠州人的视野，引得不少惠州人叹气惋惜。(林海生)

江逢辰：被张之洞梁鼎芬激赏的惠州才子

作者/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

江逢辰(1859—1900)，字孝通，一字密庵，号雨人，惠州惠城区人。清光绪十八年(1892)进士，官至吏部主事。早年读书于丰湖书院，深受丰湖书院山长梁鼎芬赏识，尝谓：“归善江生逢辰执业甚恭，考其行文，佳士也！”因此特别写了一首诗相赠，诗的头四句说：“水木清深讲舍开，得人胜获百琼瑰。义犹兄弟真投分，行尽江山见此才。”字里行间充满了“得人”的喜悦。年余，梁鼎芬调长端溪书院和广雅书院，江逢辰都追随其后，是有名的“丰湖十子”之一。

光绪十八年江逢辰考进士时，有人建议他暗通关节谋一优差，江将此事如实报告了梁鼎芬。梁回应说：“此路为我当年所不取。”这就更坚定了江逢辰以真才实学应考的决心。结果虽然只当上户部主事的穷京官，他并不后悔。

甲午战争爆发，官僚们风声鹤唳，纷纷弃职逃遁，江岿然不动，尽忠职守。战后见清廷割地求和，丧权辱国，又愤然辞官归里。他的这种嫉恶如仇的品格，既体现了惠州人文的传统精神，也离不开梁鼎芬的教育和影响。

近代西方文化通过传教、通商及学者交流等各种途径进入中国，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。一些考取功名出外任官或游历的惠州士子，面对这些新事物，增广见闻，开阔眼界，思想认识有了新飞跃，江逢辰就是其中佼佼者。在他的《江孝通遗集》里，便载有《铁甲船》《鱼雷》《炮台》《洋炮》《铁路》《电线》诸诗。如《洋炮》云：“将军留号说红衣，神武犹传旧日威。割地已分越南国，轰天空仗佛郎机。万金争购军容壮，一战无成羽檄飞。不解解铃解坐榻，谈兵诸将总轻肥。”

江逢辰是个对不平之事现实充满批判精神的诗人。在他早年创作的《苏山集》中，载有一组近乎白话体的刺世诗，如《官征粮·悯无辜也》，刻画了贪官墨吏强征暴敛、残民自肥的丑恶嘴脸；《仓生草·著贪赋也》揭露了“官仓老鼠”们监守自盗、化公为私的无耻行径；在《门锁鼓·伤无告也》中，对地方官员只顾阿附权贵、巴结富豪，对平民百姓的冤屈充耳不闻的黑暗现象作了无情的抨击。



江逢辰肖像图

甲午战败后，江逢辰“独居职，终日忧愤，咯血盈斗”，心胸“伊郁而恒不自解”。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伤，以及对执政者昏庸无能的愤怒。他痛骂李鸿章庸懦误国：“空传丞相好筹策，未见匈奴断右肱”；也抚心责问自己：“不能执受讨凶逆，读书万卷究何益？”

次年“马关条约”签订，他更是向朋友倾诉心声：“伤心昨事可堪说，蒙耻求和不成战。十时斗酒论衰散，热泪迸落如集霰。我充司徒中士职，仰屋持筹数叹息。岁征不足偿敌国，新法搔求亦何益！自惭无学救时艰，短气吞声徒仰塞。愿执犁锄耕畎亩，归去来兮白水侧。”

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的失败，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。江逢辰对清政府已完全失去信心，毅然辞官归里。



江逢辰画作(资料图) 插图杜卉

【一】痛骂李鸿章误国，自惭无学救时艰

【二】与同学梁后超交谊甚深，曾同游罗浮

【三】才华受张之洞赞赏，可惜江生今南还

民国往事：鲁迅为何一生感念章太炎？

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

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。被鲁迅当作老师而终生感念，在他的文字中留下记录的人主要有三位：一位是味书屋的启蒙塾师寿镜吾，一位是在日本学医时的藤野严九郎；还有一位是青年时期给了他影响的章太炎。

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，因他个性狂傲，树敌不少，身后出现各种诋毁，上海滩有些报刊贬低他为“失修的尊神”。鲁迅为老师鸣不平，写下了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一文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这篇文章是在鲁迅去世前10天写的(鲁迅于同年10月去世)。可以想见当时卧病在床的鲁迅是怎样的痛苦挣扎，而他坚持写此文，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。

鲁迅为何如此感念章太炎？从鲁迅和他的朋友留下的文字中，大概可见端倪：章太炎算是他文学事业和人生道路的引路人。

章太炎又名章炳麟，就是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的作者，该文在近代史上和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和陈天华的《警世钟》齐名，对革命思想传播意义重大。章太炎是革命家、思想家，也是大

学者。说起来，鲁迅和他是浙江同乡，但他们却是在日本才相识的。他比鲁迅大12岁，他名满天下时，鲁迅还是个求学的年轻人。

因鼓吹革命，章太炎和邹容因“苏报案”入狱。邹容不幸在狱中病逝，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，主持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，鲁迅正是《民报》的忠实读者。

正如鲁迅在名作《藤野先生》中所所述，他在日本学医时很痛苦。他看到清廷腐败、国民愚昧、民族危机深重，继续学医的想法动摇了。他纠结着是否应该弃医从文唤醒民众。

这时候，是章太炎给他带来了照亮未来的光。

章太炎在日本受到留学生和革命力量的欢迎。他开办了国学讲习会，鲁迅和一些留学生也希望听他讲学，但因课业时间冲突难以走开。为人狂傲的章太炎对后生学人却极为热忱，他专门开了个周末小班，为这几位青年讲语言学、文学。这个特设“小灶”，共有鲁迅、许寿裳、周作人、钱玄同等8名学生。这些人后来大都走上了文学、学术救国之路。

鲁迅不仅听章太炎讲学，还看他的著作。他对文学的亲近感越来越强。这一时期他翻译的俄国小说，就刊登在《民报》上。

后来《民报》遭日本政府查封，并罚款150元。法院责令章太炎，若不按时交钱，就罚他做苦役抵偿。听闻此讯，鲁迅与许寿裳出面，用译书的印刷费救出了章太炎。

鲁迅在北京任职民国教育部期间，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郊外的龙泉寺。鲁迅经常去看他，在滴水成冰的寒冬也常去。春节还专程给他拜年。

对这个“雪中送炭”的学生，章太炎内心是感激的。有一次他亲笔写下了一副字，郑重送给鲁迅。他写的是庄子的话：“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；在谷满谷，在坑满坑；涂郢守神，以物力量。”上款为“书赠豫才”，下款为“章炳麟”。

鲁迅很珍惜太炎先生的书法留念，尽管字迹颠沛淋漓，但他一直带在身边。

章太炎对国民性的论述，对庄子思想的阐发，对魏晋文章的推崇等，对鲁迅文学事业的影响深刻，他早期的两篇

论文《文化偏至论》和《破恶声论》，思想与章太炎一脉相承。后来他创作小说如《狂人日记》《药》《孔乙己》等，也是这种思想的具象化。

后期鲁迅转向更有战斗力的杂文创作，举起“匕首”和“投枪”，向一切恶势力宣战。他在批判国民性、改良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不仅有精神上和文化上的，还有人格上的。前文提到鲁迅逝世前写的那篇文章中，就盛赞了太炎先生的文人骨气：“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，并世无第二人；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，并世亦无第二人。这才是先哲的精神，后生的楷模。”

而众所周知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鲁迅就是个很有风骨的人。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有很高评价：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”

可见，老师的品格在学生身上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。

为母守孝三年染病去世

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

据传，江逢辰喜爱游山玩水，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，戊戌政变失败，支持康有为、梁启超维新运动的江逢辰在友人的劝说下，避难于台山赤溪。不久后便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，匆匆回到惠州。从早到晚都守在母亲身边。他亲手为母亲煎药，煎好后端到母亲床前，吹凉，一勺勺喂到母亲口中。为服侍母亲，他头发也不梳，胡子也不刮，日子久了，看上去就像个疯子。

不久，他母亲病逝，停柩厅堂，江逢辰悲伤至极，在厅堂守了7天。“哭无时，夜不睡。”后来，他母亲的灵柩葬在市郊七联山上，他就在坟墓旁边搭了一个草棚守孝，每天由家人送饭，一待就是两年。“哀毁骨立，人称江孝子。”

家里人叫他回家，再说送饭也送厌了，便用了一条黄犬，每天将饭盒挂到狗的脖子上，让狗送饭，意思是：“我们送饭都送厌了，你难道还没有住厌？”

一日，妻子听见有人敲门，打开一看，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蓬头垢面的人，不禁扑哧一笑。那人见她

笑，马上转身就走。这时，她才认出来是自己的丈夫，连忙追赶，但已追不回来了。江逢辰被妻子这样一笑，又上山在草棚住了一年，直至住够了3年，他才回到家中。

长期的风餐露宿，自我折磨，江逢辰染上了绝症，回家后不久便一病不起，直至咽气，时年41岁。

两广总督张之洞听闻噩耗，发出“孝通之才不能应世而用”的感慨。江逢辰死时家境贫寒，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，草葬在惠州西湖紫云山南面的山坡上，立孝子阡。

爱国诗人丘逢甲游湖诗：“携履寻碑遍洞天，锦囊零落鬼才篇。排云长爪呼阿奶，留锁湖山孝子阡。”

民国《惠州西湖志》记载，民国五年(1916)，南海人盛景熙、梁志文、邑人李岱青等为纪念江孝子，在丰渚园筑“江孝子亭”，后改建“孤桐馆”，沿渚遍种荷花。仲夏酷暑，荷花盛开，香远溢清，遂称“荷花亭”。现在所看到的琉璃碧瓦、飞檐翘角酷似荷花的亭宇，则是近年来建设丰渚园时重建的江孝子亭。

孝子故事 仍为坊间佳话

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

据记载，惠州的江逢辰遗迹有惠州西街江逢辰故居、西湖丰渚园江孝子亭、紫薇山江逢辰墓等。连日来，羊城晚报记者奔走于这几处遗址发现，江逢辰故居已于2013年列入惠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；江孝子亭经过多次重建，已丢失了原样，亭上还挂着另外一个牌匾“荷花亭”，造成了世人只知“荷花亭”不知“江孝子亭”的尴尬局面；江逢辰墓在20多年前已湮没山间、无迹可寻。

深秋时节的惠州，气候宜人，丰渚园中的江孝子亭下，不少惠州市民在聊天话家常，吹笛赏琴瑟。时不时会有老人家在此跟后辈们聊起“江孝子传说”。市民曾先生告诉记者，15年前他在湖南常德退休后，带着老伴到惠州定居养老，尽管对惠州的历史文化了解程度较低，但对“江孝子”孝顺母亲的故事却有所耳闻。“早些年，我在这边锻炼的时候，听到几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妇女聊起‘江孝子’故事，说他在母亲生病的时候侍奉床前，连头发、胡子都无暇打理，觉得很有教育意义，回家后就当故事讲给孙女听，告诫她要懂得知礼节、敬师长。”曾先生表示，尽管他对江逢辰的了解较少，但认为惠州应该将这样的故事挖掘出来，将其精神内涵传递给子孙后代。

绕着江孝子亭走一圈，就会发现此亭的尴尬：亭上有两块牌匾，一块写着“江孝子亭”，一块写着“荷花亭”，周边的路牌标识还是园区导览图，都只能找到五龙亭、双清亭和荷花亭，唯独没有江孝子亭。今年4月份，羊城晚报《惠州文脉》曾就此问题展开调查，惠州市相关部门表示正在考虑更名之事。

“这是我们惠州走出来的名人，为什么不好好加以宣传呢？”市民李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。对此，林慧文和惠州市岭南文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文史学者何志成均表示，应该要好好挖掘，他们以江孝子亭为例，建议该园尽快增加惠州孝子文化宣传。

在和水东东路连接的惠州西街一条小巷里，江逢辰故居“深藏”于此。2013年，惠州将其列入惠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，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，在导航上无法直接找到，也鲜有人问津。走访过程中，不少市民向记者摆手表示没听说过江逢辰故居。

“这是我们惠州走出来的名人，为什么不好好加以宣传呢？”市民李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。对此，林慧文和惠州市岭南文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文史学者何志成均表示，应该要好好挖掘，他们以江孝子亭为例，建议该园尽快增加惠州孝子文化宣传。



位于惠州西街一巷的江逢辰故居，为典型的清代建筑 林海生 摄

统筹策划/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晓鹏

【一】不愿暗通关节谋差，真才实学应考

【文】史杂谈